

2/17

政协荣经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荣经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88

411
荣经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荣经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八年元月

荣经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荣经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雅安包装装璜公司印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从那时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把亲身经历记下来，传之后代”，“使后人知道老根子和供历史研究的参考”。

“文史资料要有正确的方向，要存真，要实事求是”。

“要使资料成为历史研究的素材”，“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近于消遣。”

——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届政协会后招待六十岁以上委员茶会和一九六五年三月在四届政协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上的讲话

前 言

荣经是历史悠久的古城。在战国时期，秦国设置的严道县，其治所就在今荣经县六合乡古城坪。现古城遗址已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那里出土的许多历史文物，都可证明荣经的经济、文化开发很早。有不少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也有不少历史名人在这里成长或生活过。有革命传统的荣经人民，无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近代的辛亥革命，以及现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风气早开，积极响应，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红军长征时，曾在这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荣经有不少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追随共产党踏上艰苦的革命征途。解放前，这里已是中共地下党和各民主党派，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革命斗争十分活跃的地方。现已被上级定为革命老根据地县。文史资料源泉是比较丰富的。

为了保存和积累史料，推动撰写文史资料工作，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我会出版了《荣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我们热情欢迎全体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各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文教工作者、曾在荣经工作、生活过的同志，热爱家乡、热心桑梓事业的旅外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踊跃撰写文史稿件或提供资料。

在本辑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志办、党史办等单位的积极支持，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料，不少离退休的老同志，也满

腔热忱、不辞辛劳地为我们撰写稿件，校正史实。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编写《文史资料选辑》尚属初举，经验缺乏，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少差错，我们竭诚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蒙经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工 作 委 员 会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二日

主 编 童样平 张正燮

审 定 孙光西 吴景康 兰肇霖

责任编辑 侯文元

校 对 张文昌 何学伟

封面题字 刘继铭

目 录

程子健传略	政协荣经文史组 (1)
忆周文同志	郑育之 (21)
辛亥年荣经同志会起义抗清始末	赵茂修 (31)
风雨同舟, 并肩战斗	刘光烈 (36)
关于荣经事件	朱世正 (48)
关于荣经事变的回忆	马德华 (66)
荣经鳞爪 (一)	吴家声 (69)
民国时期荣经匪患琐记	秦启华 (75)
西康建省前后荣经税务简介	杨琢珊 (86)
民国时期荣经的社团情况	沈铁铮 (90)
忆荣经名胜——太湖寺	吴家声 (96)
荣经的“五月会”	愚生 (101)
先父谭子湘事略	谭朝鉴 (105)
忆 观 光	王汝才 (111)
荣经县立高等小学堂三十年简况	沈铁铮 (112)
我任校长时期的荣经中学	兰悦忠 (118)
荣经县私立明诚小学	赵锡鸾 (128)
荣经国职校简介	刘锡昌 (133)
荣经私立民生小学	赵锡鸾 (139)
民生小学——哺育我的摇篮	姜蜀菲 (144)
教坛回忆录	侯文元 (149)

程子健传略

政协荣经文史组整理

程子健同志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七月回国，在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工作。一九二五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七三年病逝。在五十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他大部份时间和心血浇灌在他的故乡——四川的土地上。他是我省早期党的领导干部，参加过四川地方党组织的筹建。一九二五年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他即任地委第一届工委书记，长期从事工运和军运工作。三十年代曾任过四川省委书记。建国后一直领导西南和四川的统一战线工作。

程子健同志原名程秉渊，字心浦，党内化名秋霞。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四川省荣经县。家住县政府隔壁。他七岁读书，十二岁高小毕业。因当地无中学，他就在程家几房人联办的糖食和水烟商店售货，因为是自家子弟，待遇优于一般学徒，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一九一七年，程子健十七岁，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渴望到省城升学，恰好这时一个小学同学从成都来信，提到吴玉章在成都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开办了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鼓励子健上成都投考。并抄寄了一份招生简章，规定凡年满十四岁以

上，自愿赴法国留学，缴纳会费一元，取得留法勤工俭学会会员资格者即可入学，学习法文。他是个有抱负的人，早已将自己在商店工作的收入积攒起来，准备有机会上成都另谋出路。现在既有勤工俭学的机会，能到文化昌盛，科学发达的西欧国家去学习，又无需家庭资助，这真使他喜出望外，征得家长同意，立即准备行装。一九一九年秋，他来到省城，如愿以偿地进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个十分敏捷，对人生充满了热情和希望青年，在生活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起点。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席卷古老的蜀都，在留法预备学校学习的学生，一面抓紧学习法文，准备留学考试，一面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当时有十三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受革命的影响，取“劳工神圣”的意义，组成“劳人团”，程子健是积极参加者。（以后这十三个同学中有十二人在法国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先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成都学习期满，省政府不同意给旅费补助，要学生自筹旅费，这对程子健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他只好求告父母四处借贷，好不容易才勉强凑足了两百元。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下旬他同第二批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乘“智利”货轮赴法，一九二一年一月上旬抵法国马赛。这时正值法国经济不景气，找工作很困难。克来梭的史来德公司是制造武器的工厂，需要大量的散工，每日工资五法郎，仅够吃面包。程子健经济无来源，急于觅得工作，就随四川同学到了克来梭，在轧钢车间当散工。这是一个高温车间，工作是用长把铁

钳挟着几十公斤到百多公斤的钢材奔跑，不仅劳动强度大，且常有危险。程子健原想能进学深造，谁知竟是在这里啃面包，喝自来水，累死累活干了两年多散工。一九二三年四月才进了巴黎电影专门学校，说是学习放映和摄制影片，实际不过进了一次短期放映训练班，三个月毕业，仍到巴黎奈罗汽车厂工作。年底，由同厂工作的同学吴琪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四年七月回国，在上海由党中央负责同志邓中夏接见，派回四川。到重庆与党中央特派员肖楚女接上关系，分配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职业运动委员会工作。这时他刚从法国回川尚无固定职业和生活来源，他想用法国学到的电影放映技术，开办一所电影院，既可得到掩护职业解决生活来源，又可利用放映电影宣传革命。他这个想法经团地委同意，便约了三个留法同学，联系了一个药材商人，集资在重庆打铁街开办了社育电影院，以后又在成都总府街口开办了智育电影院。这是四川最早的两个电影院，他长期以此为社会职业掩护革命活动。因为经营电影院，他得和一些工商人士交往，不得不常常穿上旧西装出入于交际场所，当时有的同志开玩笑说：“程子渊是穿着西装做工运”。而这位西装青年却是在法国克来梭史来德公司和奈罗汽车厂卖过三年多苦力的工人，这一段生活使他熟悉了工人的生活和疾苦，以后成为四川最早的工运领袖。他担任过四川省委、四川省工委、川西特委、川康特委的工委书记，领导四川的工人运动前后达九年之久。

一九二五年秋冬，中共重庆地委（即省委）成立，程子

健任工委书记，他深入工人群众中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一九二六年重庆市成立了工会，冉均任委员长，程子健任副委员长。在市总工会的领导下，组织各行业赤色工会三百多个。工会会员最高达一万七千多人。同年四月，他领导了重庆启渝印刷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五月领导了重庆工人反对军警镇压“五一”集会游行的罢工斗争。同年十月，成都已成立了市总工会，积极开展了成都地区的工人运动，推动了自流井、泸州、顺庆等中等城市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万县“九、五”惨案发生后，他立即领导重庆工人组织了“雪耻会”，抽调六十多个优秀的青年工人，组成重庆雪耻会工人纠察队，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市民拒用英、日货，在码头、仓库检查、封存，销毁货物，维持社会秩序，查办不法奸商。这六十多人分为四个小队集中住宿，他利用这一机会除进行军事操练外，还亲自为他们上政治、文化课进行培训。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在重庆制造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程子健转移到成都，在川西特委负责组织工作，当时值四川军阀全力围攻刘伯承同志领导的泸顺起义，解散了各地的革命群众团体，逮捕了一些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白色恐怖笼罩全川。川西的革命人民，在川西特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斗争，使川西地区的革命形势得到蓬勃发展。许多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并以党团员为核心，组织和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组织，开展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全市工人群众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解散革命的市工会的斗争，同时对反动派操纵

的省、市工会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在社会上广泛发动各阶层人民开展反对军阀滥制劣币的斗争。他作为川西特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各项运动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并注意培养在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从中发展党团员。这个阶段是成都地区党团组织发展较快的时期。

一九三〇年盘踞重庆的刘湘在二十一军军部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全川制造白色恐怖。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刘愿安、穆清、陈攸生、邹进贤、李鸣珂等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省委组织遭到破坏。战友们牺牲的噩耗传到成都，子健十分悲痛，但大无畏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残酷屠杀所吓倒。当重庆急电调他前去工作时，他明知重庆环境险恶，却立即出发赶到重庆，同罗世文、饶耿之等同志积极筹组了中 四川临时省委。程子健任书记。在危难之际毅然挑起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担。这时，中央派袁乃文同志来川传达在全国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四川省委立即将党、团、工会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程任行委主席，因受立三路线影响，对形势估计错误，认为四川军阀连年混战，自顾不暇，四川党团组织已得到恢复和发展，川东游击军在万源、城口，四川工农红军二路游击队在丰都、涪陵坚持游击，开展了武装斗争，因而已经具备了大搞武装暴动的条件。于是，布置各地发动兵变、农暴，拟组成十七路游击队。在这期间，先后发动了江津、合川兵变，丰都、梁山农暴。在自贡发动了工人政治同盟总罢工斗争等，但均遭失败，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省委饶耿之、刘大明等领导同志被捕牺牲。程子健因长期在重庆战斗，叛徒多认识

他，住处要经常转移，年底，省委被迫再迁成都。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以后他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总结和检讨了这一阶段的错误。以后每提到这个时期的斗争，特别对盲目执行上级指示，强令川东游击军和四川工农红军二路军离开游击根据地东征，几至全军覆没，感到十分痛心。他在总结工作中写道“四川省委执行立三左倾盲动路线，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给四川地下党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这时，我任四川行动委员会主席，应负主要责任。我犯了严重错误”。

一九三三年初，程子健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被留在中央军委工作。三月初，奉令去宏源里江苏省军委联系工作，不知道省军委书记朱之江已被捕，国民党特务正守在机关抓人。他一进门就被逮捕，关在老闸捕房，经多次刑讯要他承认是共产党，他一口咬定是找错门，不是共产党。以后押往南京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经叛徒出卖指认他是共产党员，但对有关组织问题，虽受尽严酷拷打，一直坚贞不屈，拒绝交待，当时同监的难友都估计他可能要“上雨花台”，（即被枪杀在雨花台），大家凑钱买馄饨为他送行。子健仍然谈笑自若，把生死置之度外，作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狱中一般都在拂晓提人枪杀，他每晚睡觉都把鞋子放在枕头边，以便提他时顺手登鞋从容而出。拉着几天，同案的几个同志都陆续转监，他自己虽下定牺牲的决心，但却祝愿同志们早脱险境。一天早上，听见看守喊到他的名字，同狱难友都十分紧张，而他从容起立。朝鲜的金文镐同志，含着热泪抢步趋前紧握子健双手，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战友们以沉重的心

情围着他含泪告别。不料看守宣布：程子健押转南京军人监狱，环立的战友高兴得几乎要把他抬起来，曹少白同志把仅有的一点糖果，立即送给子健。金文锦同志忙脱下身上穿的一条裤子，要子健穿上。这时，看守又宣读了国民党按照“违背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他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临行时，同志们都和他热情握手告别。子健含笑致意：同志们！放心吧！共产党人只要生命不息，就要继续战斗！

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监禁两年后，一九三三年七月，程子健又被解往江苏苏州陆军军人监狱，和程同牢的有李乐平、刘瞻、杨寿仁、李维、邸止庵、孙晴涛等十人，牢内也还有刑事犯。当时刘瞻才二十一岁，正血气方刚，是一个年青的新党员，常常违犯看守的所谓监规而被挨打受罚。程子健就用摆龙门阵的方式，给他讲解一些党的基本知识和监狱斗争的策略，还主动指导和帮助年青的党员学习理论。通过“外役”（即普通犯人，每天可以进出作些担饭、送水和倒马桶等杂务）偷送一些政治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世界知识》杂志等）组织大家学习。他还耐心的讲解《反杜林论》、《哲学之贫困》等书籍，讲得深入浅出，引起了听者更大的学习热情。对于同牢的一些因贩毒、偷盗或抢劫而入狱的，程子健同志教他们学文化，用浅显的道理讲旧社会的黑暗现象和产生的根源。他们受到程子健的影响，有的人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有一位叫房文涛的上海青年工人，对他特别崇敬，出狱后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加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程子健在牢房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坚持为党工作，为培

养一代新人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是这十个难友中的长者，他们对他都十分尊敬。当他胃病严重时，他们轮流守护，为他端饭送水。他像吸铁石一样，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照顾，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发挥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特殊作用。

监狱里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菜饭很少，饭里有砂子，菜只有一样，夏天长期只吃烂冬瓜。狱中发动过多次要求改善伙食的斗争，每次他都积极参加，因此而被加过一次大镣。一九三五年夏，通过联系发动一次全狱的绝食斗争，当时程子健同志因长期牢房生活折磨，患有严重的肠胃病，平时每顿饮食很少，常常反胃，为了生存，把满咀酸臭的食物闭着眼强咽下去。在这次绝食斗争中，他带病和大家一起坚持斗争，强忍头昏胃痛的折磨，鼓励同房的难友，给他们讲绝食斗争的政治意义，说明坚持斗争也是锻炼自己革命意志的一种形式。他以浓重的四川口音一字一句的鼓励大家：“勿忘巫山跋涉，牢记汉水转战。铁窗亦战斗，全凭斗志坚。大风大浪受锻炼，那怕铁锁链。我坚敌胆寒，苦到尽头有明天”。他那种坚毅沉着，顽强战斗的精神，使同房难友十分感动。全狱绝食斗争坚持了五天，大家颗粒未进。迫使监狱当局接受了“犯人”自买一些书籍，延长放风时间，改善伙食等条件，绝食斗争获得了胜利。同志们开始进餐，而带病坚持斗争的子健同志却已衰弱得不能进食，只得抬至病房。当他身带沉重的铁镣被抬出牢房时，许多同志都被感动得哭泣起来。

一九三五年秋，程在狱中听到中央红军已进入川西北，

高兴得彻夜未眠，乃欣然命笔写诗抒情。当时，同狱战友许涤新亦深受感动。一九七三年程子健在成都病逝，许涤新在痛悼战友的诗中写道：“无期徒刑等闲事，横眉对敌不低头。但愿华西湖水涨，千愁万愁付东流”。后两句就是引程子健当时写的诗句。这首悼念诗既抒发了对老战友的怀念之情，也是对子健坚贞不屈精神的讴歌！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国民党被迫接受释放全国政治犯要求。苏州监狱从八月开始陆续释放政治犯，程子健等判无期徒刑的六十人，在江苏高淳县最后一批释放，因长期囚禁生活，程子健患脚气病十分严重，脚趾溃烂，腿胫红肿，出狱后寸步难行，同狱战友孙恩稷同志背着他走了一段，赵兴才、杜长久等同志扶着搀到湖北，到达汉口后，因一时无住宿，就暂住难民营，并分头出外找党的关系。他因足疾在床，突然听到卖新华日报的叫声，他知道找到党报就一定能找到党。忙起身追出买了一份新华日报，见报上发行人是徐迈进，他就去报社找到徐迈进同志，谈了同志们出狱后来汉口找党的情况和心情。徐迈进对这些受尽国民党监狱折磨的同志十分同情，立即将他们的情况向中共长江局作了报告。过了几天，由徐迈进带他们到长江局机关和组织部秘书长刘顺元见了面，经过审查，吸收他们参加了长江局举办的干部训练班。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邹凤平去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同时要求给四川增派干部。程子健原是四川党的领导干部，长江局即决定派他随邹凤平同志返川。回顾一九三三年他离开故乡时，革命处于低潮，全川一